

論无產階級領袖

新華書店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一九六〇年三月

PDG

說 明

这份材料是个初稿，还没有完全編好；
为了配合一九五九年班整風學習的需要，暫
先印發，以供参考。

編 者

1960年3月20日

目 录

一、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	1
二、无产阶级领袖的品质、才能、作风.....	14
三、拥护领袖、保卫领袖、学习领袖.....	28

一、无产階級領袖的作用

第一 部 分

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幹部也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幹部，但是還不夠。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

（毛澤東：“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267頁）

……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是需要無數的共產主義的英雄，需要很多有威信有地位的黨與群眾的領袖。目前我們有威望的革命領袖與英雄還真是太少了，還需要鍛煉與培養很多很好的各方面的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領袖與英雄。這對於我們的事業，倒是一件很重要的完全不可忽視的事情。誰個鄙視這一點，誰就不懂得怎樣推動共產主義事業前進。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6頁）

……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党，已經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領袖的党。这个領袖，就是我們党和現代中国革命的組織者与領導者——毛澤东同志。我們的毛澤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階級的杰出代表，是我們伟大民族的优秀傳統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澤东道路。我們党和我国人民跟从这条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前，發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澤东同志是这个大革命的組織者；在苏維埃土地革命时，創造了伟大的苏区和紅軍，毛澤东同志是苏区和紅軍的創造者与領導者；在抗日战争中，創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軍隊——八路軍与新四軍，毛澤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創造者与領導者。

（刘少奇：“論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8頁）

毛澤东思想的生长、發展与成熟，已經有了二十四年的长期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驗过来了，証明它是客觀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論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証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澤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就發展；而当着革命是脫离了毛澤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敗，就后退。

（同上書，第27頁）

我們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們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根据中国革

命特点所早已闡明的历史道路。毛澤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們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澤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組織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們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澤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繼續着，存在着，發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發展。

(刘少奇：“論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5頁)

我們党和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和我們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導我們党和中国人民团結自己、战胜敌人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毛澤东同志是精通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是把它恰当地运用起来解决中国革命中各种問題的最杰出的能手。……我們党和中国人民因为有了毛澤东同志的这样正确的领导，才能在严重的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中一步一步地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今天这样的胜利。毛澤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于我們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胜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可以說，如果没有毛澤东同志在各个时期的正确的领导，我們党和中国人民要取得今天这样的胜利，乃是不可能的。有了毛澤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們党和中国人民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要繼續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也就有了保障。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的講話”，“新华月报”1951年7月号，第499—500
頁)

我們党在三十五年的历史中，曾經犯过四次严重的路綫錯誤，这就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路綫和以后七年間先后發生的三次“左”傾机会主义路綫的錯誤。而從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會議以来的二十一年中，我們党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没有犯过路綫錯誤。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很明显，这不能仅仅用党的历史长短、經驗多少去解释，因为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所犯的錯誤反而比以前两次的“左”傾錯誤更为严重；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因为大多数犯过錯誤的领导者在今后也为党作了很好的工作。从我們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党的經驗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錯誤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經驗，坚持真理，修正錯誤。这是考驗党的干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頁）

尤其值得我們庆幸的是，我們党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說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澤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証。

（“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957—958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澤东同志所代表的我們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經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綫的生动的証明。……到了今天，全党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东同志的路綫的正确性，空前自覺地团結在毛澤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給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998頁）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运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遺產、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贏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維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綫。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綫，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條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社会主义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彙編”第一編上，第379頁）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認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

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第380页)

第 二 部 分

既然据巴枯宁的意见，国防的建立并不是为了政治斗争，而是为了要在社会清算时立即代替国家组织，那末国际就应该尽可能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理想了。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没有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是个绝对的祸害。（这些先生们究竟打算怎样不要最后决定的意志，不要统一的领导而经营工厂和铁路，指挥轮船——关于这点，他们当然是不会向我们说明的。）多数对于少数的支配权力也要终止。每一个人，每一公社，都是自治的；但是，试问，即使是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不要每人都牺牲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呢？——关于这点，巴枯宁又是缄默不语。

(恩格斯：“给乔·库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469页)

……只有两分钟，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想，而这正发生在医生告诉我们最有希望的时候。这个人在理论方面，以及在实践方面的一切决定关头对我们意义究竟有多大，只有一直和他在一起的人才能知道。他那无所不及的眼光和他一起永远消逝了。我们留下来的人没有一个能有这种眼光。运动必然会照就进行，但是已经失去了稳重、及时、深思远虑的领导，这个领导曾不止一次地防止

运动在歧途上长期徘徊。

(恩格斯：“給愛·伯恩施坦的信”，“回忆馬克思恩格斯”，第397—398頁)

……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伟大的天才再也不能用他那有力的思想来丰富两半球无产阶级的运动了。我們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当归功于他，現代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績，都应当归功于他的理論和实践活动，沒有他，我們直到現在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恩格斯：“給威·李卜克內西的信”，“回忆馬克思恩格斯”，第399頁)

“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預定要做的事情——我演的只是配角——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錯。我高兴我有馬克思这样出色的主角。当突然要我在理論問題上代替馬克思的地位和演主角时，就不免会有失策的地方，这一点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可是只有在革命風暴更猛烈地来到时，我們才会真正感到失掉了馬克思对于我們是何等巨大的損失。我們之中沒有一个人象馬克思那样視野广闊，在需要坚决行动时，他总能找出正确道路，并立即将矛头指向应当打击的目标。誠然，在風平浪靜的时候，有时事件証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永远是正确的。”

(恩格斯：“給貝克尔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27卷第415頁。轉引自叶·斯捷潘諾娃：“恩格斯傳”，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5頁)

……最显然說明需要有权威，并且还需要有最专断权威的場合，要算是在航行于汪洋大海的船上了。那里，在遇到危险的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就得全体立即絕對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

这样，我們看到，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服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組織下，都是如此，——由于賴以进行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这两者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恩格斯：“論权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613頁)

編輯部的組織簡直是由馬克思一人独裁。一个必須在一定时候出版的大型日报，在任何他种組織下都不能徹底貫徹自己的观点。何況在这个問題上，馬克思的独裁對我們說來是一种理所当然而不容置疑的事情，所以我們大家都乐于接受它。主要是賴有馬克思的洞察力和堅定立場，这个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報紙。

(恩格斯：“馬克思与新萊茵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29頁)

……馬克思与恩格斯对工人階級的功績，可以用一句話来表示，他們教工人階級認識到和意識到自己的作用，用科学代替了梦想。

(列宁：“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列宁全集”第2卷，第2頁)

……历史上，取得統治地位的每一个階級，都推举出了自己善于組織运动和領導运动的政治領袖和先进代表。……

(列宁：“我們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331頁)

……就拿德国人做例子。他們的組織包括了广大群众，一切事

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点吧？可是，这些来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见敌党议员讽刺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些领导者。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哩！”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领导者”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底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稳固性和坚强性，——但是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认识和政治经验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若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那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伍中间，也有过一些蛊惑人心的人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笨人”，把他们捧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地赞美群众的有力的“拳头”，煽动他们（象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浮的“革命”行动，散播对于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因为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一切蛊惑人心的分子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而在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危机恰巧是在于自觉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修养、有才干、有经验的领导者的时候，我们的才子却象民间故事中那个傻瓜伊万努什卡一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道：“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431—432页）

最后，简略地谈一下“权威”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持有知

識分子激进派的一般看法，即似乎是革命的抽象的談論：“不要任何權威”。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工人階級為了在全世界進行艱巨的頑強的鬥爭以爭取徹底解放，是需要權威的。當然，這只是說，年青的工人需要那些進行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的老戰士的經驗，需要那些進行過多次罷工、參加過一系列革命活動、有革命傳統和遠大政治眼光的精明能干的戰士的經驗。每一個國家的無產者都需要全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鬥爭的權威。為了闡明我們黨的綱領和策略，我們需要全世界範圍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理論權威。但是這種權威當然同資產階級科學和警察政治的御用權威是毫無共同之处的。這種權威是同全世界社會主義大軍並肩進行多方面的鬥爭的權威。正因為這種權威對擴大戰士的眼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工人政黨中決不容許從旁邊，在遠處解決當前政治中的實際而具體的問題。每個國家進行直接鬥爭的先進的自覺的工人集體，永遠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最卓越的權威。

（列寧：“卡·考茨基一書的俄譯本序言”，“列寧全集”第11卷，第397—398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功績，在於他們用科學的分析證明了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必然過渡到不再有人剝削人現象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功績，在於他們向各國無產者指出了無產者的作用、任務和使命就是首先起來同資本進行革命鬥爭，並在這個鬥爭中把一切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列寧：“在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禮上的講話”，“列寧全集”第28卷，第147頁）

凡是人类社会所創造的一切，他（馬克思——編者注）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沒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討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檢驗过，于是就得出那些被資產階級狹隘性所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3—254頁）

“是党专政还是階級专政？是領袖专政（領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样問題的提法就已經証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議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煞費苦心，标新立异，結果都弄巧成拙。誰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階級的；把群众和階級拿来对比，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比才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国家內，階級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經驗、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这都是起碼的常識。……

因此，把群众专政和領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們在“打倒領袖”这一口号掩飾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見解的旧領袖。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24頁）

……培养一批有經驗、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領袖，这是一件长期

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5页)

……我们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源泉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挥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一切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可是怎样才能可以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底意志。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6页)

同志们，你们知道，而且现在全世界都承认，这个伟大的斗争是由列宁同志和他的党领导的。列宁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事实上向全世界被压迫群众表明了：得救的希望并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劳动王国是可以靠劳动者自身的努力来建立的；劳动王国是应该建立在地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天上的。这样，他就激发了全世界工农争取解放的热望。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的名字成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爱慕的名字。

(斯大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3—44页)

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

否認人們創造历史。在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們創造历史的話。可是，人們当然不是憑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來創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具備的一定的現成條件。偉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條件而想憑自己的幻想去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於唐·吉訶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決不應該把人和條件對立起來。正是人們創造历史，但是只有當他們正確地認識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只有當他們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他們才能創造历史。

.....

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但是要有我剛才所講的那些附帶條件。

(斯大林：“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頁)

二、无产階級領袖的品質、才能、作风

第一 部 分

……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有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着這些人而聯繫黨員和群眾，依靠着這些人對於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我們死去的若干萬數的黨員，若干千數的幹部和幾十個最好的領袖遺留給我們的精靈，也就是這些東西。

（毛澤東：“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267—268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276頁）